

世界文学
名著经典

安娜

卡列尼娜

[俄]托尔斯泰 著

九洲图书出版社

下

安娜·卡列尼娜

下 卷

第五部

一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原来认为在斋戒节之前举办婚礼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距斋戒节只有五个礼拜了，而要在这段时间里置办嫁奁，恐怕连一半都备不妥当；但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那就是公爵的一位老姑母正病重，恐怕不久于人世；一旦服丧，婚期就会更往后推迟。因此，公爵夫人终于同意在斋戒节前举行婚礼，把嫁奁分成大小两部分，先办齐那份小的，大的那部分以后再补送。而列文对这样的安排一直未置可否，这使公爵夫人很生他的气。新郎新娘在婚事完了之后是要回乡下去的，而乡下根本不需要大的嫁奁，这样就更遂了公爵夫人的意了。

列文还是处在跟以前一样的神魂颠倒的状态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就是整个生活的主要目的，或者说是唯一的目的。现在他对任何事都用不着考虑，更不须操心，一切都会有人替他料理

妥当的。他连将来的生活计划和目的都没有，任凭别人作主安排，并相信这一切都会很圆满。他的哥哥柯兹尼雪夫、奥勃朗斯基和公爵夫人都会指点他应该做些什么，他只需完全同意他们的所有建议就行了。哥哥替他去筹集款项；公爵夫人要他们结了婚之后就离开莫斯科；而奥勃朗斯基则劝他到国外去生活。他什么都同意。“只要你们高兴，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很幸福，随便你们做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我的幸福。”他这样想。当他把奥勃朗斯基劝他们到国外去的主意告诉吉娣时，她不赞成，而且她对她的未来的生活有她自己的一套打算，这使列文大为吃惊。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心爱的事业。他看得出来，她不但不理解他这种事业，而且也并不想去理解这种事业。但她知道这事业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知道他们的家将要安在乡下，所以她不愿意到他们不准备长期居住的国外去，而要到他们准备安家的地方去。她的这种明确表示出来的意愿使列文吃惊。不过，他觉得到哪儿去都无所谓，就立刻请奥勃朗斯基到乡下跑一趟，好像这是他的义务似的，要求他尽力把那里的一切都布置好。

“我可要问问你”，奥勃朗斯基在乡下为这对新婚夫妇把一切都布置停当了，回来之后的一天他问列文，“你有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这个证书就结不成婚呀！”

“啊呀！”列文叫道，“我可能有八九年没有受圣礼了！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

“你这人可真逗！”奥勃朗斯基笑着说，“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这样可不行，你一定得去受圣礼。”

“什么时候？就剩四天时间了。”

这事又由奥勃朗斯基替他办妥了。于是列文开始忏悔。像列文这样不信宗教但却尊重别人的信仰的人，出席这种教会的仪式

是很难受的。尤其是现在，当他对一切都充满感情，心地非常善良的时候却要他去矫揉造作地搞那种虚伪的一套，这种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可是现在，正当他心花怒放，欢天喜地的时候，他竟不得不撒谎或是亵渎神明。他感觉到这件事他很难做到。因此他三番五次地问奥勃朗斯基不受圣礼能不能领到证书，但奥勃朗斯基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就两天工夫，这在你算得了什么呢？何况那位司祭是个非常和善的老头，他会不知不觉地拔掉你那颗病牙的。”

列文在站着做第一遍礼拜的时候，他在竭力回想他十六七岁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然而他立刻确信这是徒劳的。他极力想把这一切看成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风俗习惯，就好像礼节性习俗一样，但又觉得这样也无法办到。列文就是这样，对宗教的态度始终与多数同龄人一样，抱着非常不确定的看法。他不信教，但也不能确认这一切全都是荒谬的。因此，他既不能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也不能将其视为无聊的形式而漠然置之。在他准备受圣礼的这段时间里，他为自己在做着自己都不理解的事情、在做着内心感觉到是虚伪而错误的事情而感到羞愧和不安。

在举行仪式期间，他一会听着祈祷，尽可能地把一些与自己的见解不相违背的意义往那上面靠；一会儿又觉得他无法理解，甚至不得不对其加以谴责，就极力不去听它，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思想、观察和回忆之中。他就是这样百无聊赖地站在教堂里浮想联翩。

他做完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他起得比平常早一些，也不喝茶，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就到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去了。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求乞的士兵、两个老太婆和几个教堂执事以外再没有别人。

一个穿着薄薄的法衣的年轻执事走过来迎接列文。随后他走到靠墙的小桌旁开始念祈祷文。当这位执事在读的时候，特别是

听见他再三迅速地重复说“上帝怜悯我们!”——听上去好像是说“赦免我们”——的时候,列文觉得他的思想仿佛已经被禁锢起来,贴上了封条,不许碰也不能活动,否则就会引起混乱。所以他就站在那位执事的后面,不去听也不理会他在说些什么,只顾继续想自己的心事。“她的手上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他想。他回忆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的情形。在这种时候,他们照例想不出什么话说。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不断地张开又捏拢。她看看这种动作,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想起他是怎样吻了吻那只手,然后又仔细地看这粉红手掌上的脉纹。“又是赦免我们!”列文想,他又听到了那句话。于是他划着十字,行了礼,望着正在行礼的执事的背部肌肉的运动。“她随后也拿起我的手察看上面的脉纹。‘你这手真可爱’,她说。”他想到这里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执事那短短的手。“好的,这下子该念完了。”他想,“不对,好像又开始了。”他听了一会儿又想,“不,是要结束了。瞧他已经一躬到地。总是这样收场的。”

执事从他那丝绒的袖口里伸出一只手,悄悄地接过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说他要记下来列文的名字。接着他的新长靴就轻快地在空寂的教堂的石板地上响着走过去,走到了祭坛那儿。不一会儿,他又从那里朝外张望,并向列文招招手叫他过去。而这时一直封锁着的思想又开始在列文的心中活动起来了,他赶紧把它驱散。“总该有个完,”他一面走过去一面这样想。他走上台阶,往右一拐,看见了司祭。司祭是个小老头,留着稀疏的灰白大胡子,长着一双和善的、看上去总是疲倦的眼睛。他站在读经台边,翻读着圣礼经。他向列文微微点点头之后立刻开始用习惯的腔调念起祈祷文来。当他念完后,又是一躬到地。这才将脸转向列文。

“基督降临,不显形迹,正在准备听取您的忏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你相信圣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司祭继续说着,并没有看列文的脸,双手在他的圣带下面合十。

“我曾经怀疑过一切，现在还是怀疑一切，”列文用一种自己听起来都觉得不舒服的声音说，说完之后又不再开口了。

司祭等了几秒钟，看他还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就闭上了眼睛，用那种很重的弗拉基米尔口音很快地说：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我们应该祈求仁慈的上帝给我们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孽需要忏悔吗？”他说得相当快，仿佛不肯浪费一点时间。

“我的主要罪孽就是这种怀疑。我怀疑所有的事，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怀疑中度过。”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那司祭又重复说道，“那么您主要怀疑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列文有点不由自主地把这话说了出来，但马上又为自己的失言感到惶恐。但那司祭对列文说的话似乎不大在意。

“怎么可以怀疑上帝的存在呢？”他带着一丝隐约可辨的微笑说。

列文不吭声了。

“您既然已经看见了大地上的万物，为什么还要怀疑造物主的存在呢？”司祭继续用他那习惯的腔调急急地说。“是谁用那么多的星体去装饰天空？是谁把大地打扮得这样美丽？若没有造物主的存在，那这一切当作何解释？”他询问的目光瞧着列文说。

列文觉得与司祭争论哲学问题是不大合适的，故只回答与问题直接有关系的话。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么您为什么要怀疑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呢？”司祭的神情变得快乐而又有些不解。

“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涨红着脸说，并觉得老头这话说得真笨，在这种场合下说这话实在是愚蠢。

“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会有怀疑的，也是要恳求上帝来加强他们的信心。魔鬼的力量很强大，我们一定得抵抗他。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祈祷上帝吧！”他还是那样急急地反复说道。

司祭稍稍停了一会，好像在想一个什么问题。

“我听说您准备同我的教区的教民、上帝的儿子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是吗？”他面带微笑地问。“那是位出色的小姐！”

“是的，”列文回答说，并为司祭感到脸红。“在忏悔的时候干嘛问我这些呢？”他想。

司祭好像知道他的心思似的，对列文说。

“您准备开始结婚的生活，那么上帝将赐给您子孙后代，对不对？喏，魔鬼的诱惑将使您不相信宗教，如果您挡不住这种诱惑的话，您怎么去教育您的孩子呢？”他的口气委婉中带有责备。“如果您爱您的孩子，您，作为慈爱的父亲，就不但要希望您的孩子享有荣华富贵，还要希望他们获得拯救，希望真理的光芒能照耀他们的心灵。是不是这样？要是您那天真未凿的孩子问您：‘爸爸！世界上这一切使我喜欢的东西——大地、水、太阳、花、草是谁造出来的呢？’您怎么回答？难道就可以对孩子的孩子说‘我不知道’吗？你应该知道，因为仁慈的上帝早已经把所有的这一切展示在您的眼前了。也许您的孩子还会问您：‘在阴间有什么在等我呢？’如果您一点也不知道，您对他说什么呢？您让孩子去受世间的恶魔的诱惑吗？这是不对的！”他说着停住了，把头歪到一边，用那双仁慈温和的眼睛望着列文。

列文这回什么也没回答。倒不是他不愿意同司祭争论，而是因为至今为止还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离将来他的孩子能够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还很远，他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怎样回答他们的问题。

“您已经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司祭继续说道，“您要

选择好您的道路并坚定地走下去。祈求上帝，求他发慈悲帮助您，怜悯您！”他结束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无限的仁慈饶恕这个儿子吧……”司祭终于念完了赦罪的祷文，又对列文说了一番祝福的话，就让他回去了。

那天列文回到家里，心情很愉快，因为那种令他尴尬的局面终于过去了，而且他不用说一句违心的谎话。除此之外，在他头脑里还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记忆，那就是这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所说的话并不像当时自己认为的那样愚蠢，在他的那些话里还有一些应当弄清楚的东西。

“不是现在，当然不是，”列文想，“等将来有机会再弄清楚也不迟。”列文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觉到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有些不清楚和不洁净的地方，如对待宗教的态度，他本来跟别人一样有一种厌恶感，但在以前他就因此反对别人。他的朋友史维亚日斯基就是为此而受到过责备。

那天晚上，列文和吉娣一起在陶丽家里度过，他高兴到了极点。他把自己这种兴奋的心情告诉了奥勃朗斯基。他说他快活得像一头受过训练的狗，终于能够领会人家要它做的事，尖声叫着，摇着尾巴，心花怒放地跳上桌子和窗台。

二

在举行婚礼那天，依照风俗（公爵夫人和陶丽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习俗），列文没有见他的新娘，而在他住的旅馆的房间里和

偶然聚在一起的三个单身朋友一道吃饭。一个是柯兹尼雪夫；一个是列文的大学时代的同学卡塔瓦索夫，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列文在街上遇见了他，就把他拉到旅馆里来了；还有一个是契利科夫，列文的伴郎，他在莫斯科任调解法官的职务，也是列文猎熊的伙伴。这次聚餐非常愉快。柯兹尼雪夫情绪很好，非常欣赏卡塔瓦索夫那些别出心裁的玩笑；卡塔瓦索夫感到自己的独创得到了重视和理解，便更加发挥得淋漓尽致。契利科夫对各种各样的谈话总是愉快地附和着。

“你们看，”卡塔瓦索夫用那种在讲台上讲课养成的习惯拖长声音说，“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京·德半特里奇过去是个多么能干的人哪！我说的是过去的他，因为现在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他昔日的风采了。在大学毕业那阵子，他爱好学术研究，通情达理；现在呢？他的一半的才华都用来欺骗他自己，而他的另外一半才华就用来给这种欺骗作辩护。”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您更坚决地反对结婚的人。”柯兹尼雪夫说。

“不对，我并不反对结婚。我主张劳动分工。没有别的事可做的人应当生儿育女，而另外的人就得致力于他们的教养和为他们谋幸福。这就是我的看法。很多人对这两件事都愿意干，可我不在其内。”

“如果有朝一日我知道您也在恋爱的话，我就太高兴了，”列文说，“到时您可一定要请我喝喜酒。”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他爱上墨鱼了，你知道吗？”列文转过来对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诺奇在写一本营养学的著作……”

“噯，不要胡扯！写什么书都无关紧要。不过我的确很喜欢墨鱼。”

“可那并不会妨碍您爱妻子！”

“墨鱼是不会妨碍，可妻子却妨碍我哩。”

“为什么？”

“您将来会明白的。您现在爱好农业，爱游猎——可是您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了。他说塘村那边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呢。”契利科夫说。

“噢，我不去了，你们去打吧。”

“嗯，这倒是真话，”柯兹尼雪夫说，“你可以从此告别你的猎熊生涯了——你的妻子不会让你去了！”

列文微微一笑。他的妻子不让他去打猎这种想法确实令他愉快，他情愿从此永远放弃猎熊的快乐。

“不过，您不去参加打这两头熊实在是太可惜了。您还记得上次在哈比洛夫的事吗？那次的打猎多有趣呀！”契利科夫说。

契利科夫认为独身也是很快活的事，列文不愿意打破他的这种幻想，因此他没说什么。

“向独身生活告别的习俗是有道理的。”柯兹尼雪夫说，“但不管您怎样快乐，您还是会为丧失自由而感到惋惜。”

“您大概是承认您有果戈理的新郎^①那样的心情，想从窗口跳下去吧？”

“肯定有，就是不肯承认罢了！”卡塔瓦索夫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好呵，反正窗子是开着的……”契利科夫笑嘻嘻地说，“我们还是马上动身到特维尔去吧！有一头大母熊在那里，我们可以直捣它的巢穴。真的，坐五点钟的班车去吧！这里的事随他们怎么办好了。”

^① 指果戈理剧本《结婚》中的主人公七等文官波德科列辛，他通过媒人和朋友的撮合，答应与商人的女儿结婚，但患得患失，内心很害怕，于是在举行婚礼前一刻跳窗逃走。

“哦，说实话，”列文笑着说，“我心里可没有一点为失去自由感到惋惜！”

“是的，您现在心里已是一片混乱，还能有什么感觉，”卡塔瓦索夫说。“等到您稍微冷静一点的时候，您就会感觉到了。”

“不！如果是那样的话，尽管我有了感情（他不便在他们面前说爱情这个字眼）和幸福，但对失去自由的可惜，我总该有点感觉呀……可是恰恰相反，我怎么恰恰因为失去这种自由而高兴呢？”

“真是糟透了！您这个人真没治！”卡塔瓦索夫说。“那好吧，让我们大家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者祝他实现他的梦想，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成功，也是天下最大的幸福了！”

吃过饭之后，客人们都走了，他们要赶回去换衣服参加婚礼。

屋里剩下列文一个人。他在回忆着刚才跟单身汉的谈话。他再一次问自己：他心里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惋惜自由的念头吗？随后他又微微一笑。“自由吗？自由又有什么用呢？幸福就在于爱 and 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或者说，根本不用谈什么自由——这就是幸福！”

“可是我是否完全了解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和她的感情呢？”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轻轻地问他。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转变为沉思。一种奇怪的感觉突然支配了他。他感到一阵恐怖和怀疑，怀疑这一切。

“要是她不爱我怎么办呢？要是她只是为了结婚而和我结婚怎么办呢？要是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所做的事又怎么办呢？”列文在问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直到结了婚之后才明白她其实并不爱我，而且根本不可能爱我。”这时他心里对她又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和恶劣的想法。他又像一年前那样嫉妒她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仿佛他看见她同伏伦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发生在昨天似的。他怀疑她没有把全部真相告诉他。

他想到这禁不住跳了起来。“不，这样下去可不成！”他有些忘乎所以地自言自语道。“我得到她那里去，我要问问她！并最后一次对她说：我们两人还是自由的，我们还是维持现状的好！无论怎样也比一辈子的不幸、耻辱和不忠实好一些！”就这样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怀着对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和她）的愤恨走出旅馆，坐车到她家去了。

他在后屋里找到她。她正坐在一口箱子上和一个侍女在料理着什么，挑拣着散满在椅背和地板上的各种颜色的衣服。

“噢！”她一见到他就叫了起来，高兴得容光焕发。“亲爱的，你怎么来的，您怎么来的（最近这段时间她总是一会称他‘你’，一会称他‘您’）？真是想不到呢！我正在整理我从前穿过的衣服，准备送些给人家……”

“嗯，很不错！”他望着那个侍女闷闷不乐地说。

“你去吧，杜尼雅，回头我叫你。”吉娣说。“你怎么啦？”待侍女一走，她就用“你”称呼他了。她发现他的神色不对，激动中带有阴郁，这使她也感到一阵恐怖。

“吉娣！我非常苦恼。我一个人忍受不住这样的苦恼，”列文的口气中带着绝望，他在她面前站住，恳求般地望着她的眼睛。他从她那情意深深的、忠实的脸上已经看出他所要说的话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但他要她亲口来消除他的疑虑。“我是来对你说，现在还来得及，这一切都可以停止和挽回。”

“你说什么？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到底怎么啦？”

“我说了不止一千遍，而且还老是想着这个问题……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同意和我结婚的。你想一想吧，你这样做是错的。你好好想一想吧！你是不可能爱我的……要是……还不如说出来的好，”他说话的时候没有望她。“我会很痛苦。让人家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论怎样总比不幸要好一些……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总要好一些……”

“我不明白，”她恐慌地说，“你想取消……你不愿意了，是吗？”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疯了！”她叫道，气得满脸通红。

但他的神态是那樣的可怜，她不由得忍住怒气，扔掉扶手椅上的衣服，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

“你在想些什么呢？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我想你是不可能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

“噢，我的上帝！我做了些什么呀？”她说着眼哭了起来。

“呵！我在干什么？”他叫道，在她的面前跪下来，吻着她的手。

五分钟之后，公爵夫人走进屋里。这时他们已经完全和好了。吉娣不仅使他相信她爱他，而且还回答了她为什么爱他这个问题。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欢什么，因为他所喜爱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这才觉得这一切是那樣的明白。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并肩坐在箱子上清理衣服，而且还在争辩着。因为吉娣想把列文上次向他求婚时她穿的那件咖啡色连衣裙送给杜尼雅，而列文则坚决主张那件衣服不能送人，叫她把另外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送给杜尼雅。

“你怎么不明白呢？人家的皮肤是浅黑色的，怎么能穿蓝衣裙？……我早考虑过了。”

公爵夫人知道他来访的原因后半开玩笑半当真地生起气来，叫他赶快回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吉娣梳头，因为理发师沙尔里马上就要来了。

“这几天她本来就没吃什么东西，人也瘦了，可你又来说些无聊的蠢话来烦她，”她对他说。“走吧，回去吧，我的宝贝。”

列文感到内疚和羞愧，然而心里却踏实下来了。他回到旅馆，他哥哥、陶丽和奥勃朗斯基都换好了礼服，正准备拿圣像给他祝福。时间已经很紧张了。陶丽还得回家去接她那个卷了头发、涂

了发蜡的儿子，他将拿着圣像陪伴新娘；还得派一辆马车去接伴郎；另一部马车把柯兹尼雪夫送去后再回来……要料理的事情太多了。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再耽搁，因为已经是六点半了。

圣像祝福仪式没有预期的效果。奥勃朗斯基同妻子并排站着，他的姿态既庄重又滑稽。他拿着圣像，叫列文鞠躬到地，他则带着友善的嘲笑吻了列文三次；陶丽也这样做了，随后又急急忙忙走去调遣马车，处理那些繁杂的事务去了。

“嗯，现在我看就这么办吧：你坐我们的马车去接他，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要是愿意的话，就请他到了那里之后把车打发回来。”

“好啊，马上去办。”

“我们随后就来。你的行李送去了吗？”奥勃朗斯基问。

“送去了，”列文回答，接着吩咐库兹玛把他要穿的衣服拿来。

三

很多人围住了即将举行婚礼的灯火辉煌的教堂，其中大部分是女人。那些没能挤进教堂的人，都聚集在窗口周围，推挤着，争吵着，从窗框外面往里张望。

二十多辆马车已在警察的指挥下沿街排列好了。一个警官不顾严寒，站在教堂的门口，他身上的制服在闪闪发亮。马车络绎不绝，一会儿是头上戴着花、手里提着拖地长裙的太太们，一会儿是脱下军帽或黑色礼帽的男人们，他们都陆续走进了教堂。教

堂里边，两盏枝形大吊灯和圣像前的蜡烛全部点亮了。圣像壁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金色浮雕、枝形灯架和所有烛台上的银饰、地上的石板、绒毯、唱诗班台上的神幡、读经台的台阶、旧得发黑的诗书、法衣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沐浴在灯光里。在这温暖的教堂的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锦缎、天鹅绒、丝绸、头发、鲜花、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以及戴着长手套的人群中间，进行着压低声音的热烈谈话，谈话声在高高的圆屋顶里发出异样的回音。每当听到教堂门打开的响声时，人群中的谈话就停顿下来，大家都回过头去，希望看到新娘新郎进来。但那门开了差不多十来次，每次不是走到右边来宾席的迟到的客人，就是骗过或者打通了警官、混进左边旁观人群中的参观者。无论是亲友和观众都等急了。

起初大家以为新娘新郎马上就要到了，并没有去想他们会迟到。接着他们就越来越频繁地向门口张望，而且在谈论着莫非出了什么意外的事情。后来，这种拖延使大家感到不安起来，于是就干脆装作根本不去想这个问题，各自谈自己的事。

教堂的总执事好像是要使人们注意他的时间很宝贵，很不耐烦地咳嗽着，咳得窗子的玻璃都为之颤动。唱诗台上的唱诗班也等得厌烦了，发出一些清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司祭则不断地派执事或助祭去看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着紫色长袍，束着宽腰带，也一次又一次地走到门边去等待新郎。终于有一位太太看了看表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于是来宾们都感到不安了，开始大声地抱怨，表示他们的不满。一个伴郎赶紧乘车去探听消息去了。

与此同时，吉娣身穿雪白的连衣裙，披着长纱，头戴香橙花冠，早已准备就绪，同做她的伴娘的二姐娜塔丽雅一起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眼睛望着窗外，等待伴郎来报告新郎到来的消息。他们已经白白地等了半个多小时。

也就是这时，列文才穿好长裤，但还没穿背心和上衣，在旅馆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并不断地将头伸到门外向走廊里张望。但在走廊里始终不见他所等待的人的影子。他只好绝望地回过头来，挥动着双手，对在屋里悠然自得地抽烟的奥勃朗斯基发话了。

“有谁遇到过这样尴尬的局面！”他说。

“是的，这真是有点尴尬，”奥勃朗斯基温和地微笑着表示同情。“不过别心焦，马上就会拿来的。”

“简直是乱套了！”列文一肚子的气。“还有这该死的马甲！”他望着身上揉皱了的衬衣前襟说，“要是行李已经运上了火车该怎么办？”他绝望地叫着。

“那你就只好穿我的了。”

“那我早该这样办。”

“被别人笑话可不是件好事……等一等！事情总会解决的。”

事情是这样的：当列文要换礼服的时候，他的老仆入库兹玛就拿来了燕尾服、马甲和其他的必需品。

“衬衫呢？”列文叫了起来。

“您身上不是穿着衬衫吗？”库兹玛平静地微笑着回答。

库兹玛没有想到应该留下一件干净的衬衫。他听到吩咐说要把一切东西都收拾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新婚夫妇今晚就从那里动身到乡下去了——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只留下一套礼服。列文的衬衫从早上穿到现在显然已经皱了，现在再同时髦的马甲配在一起简直不成样子。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取吧，路太远来不及；差人到街上铺子里去买吧，仆人又扑了空——铺子都关门了，因为今天是礼拜日；又派人到奥勃朗斯基家去拿了一件衬衫，可这件衬衫又肥又短，列文穿不了；最后还得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拆行李。教堂那边每个人都在等待新郎，而他却像笼子里困兽一样在房里踱来踱去，不断地向走廊张望，又带着恐惧和绝望的心情回想起他对吉娣说过的话，谁知道她此刻会